

【实录】

无影灯下

□雪樱

手术室里,灯光如利剑,一下一下抽在她的身体上,她被汹涌的寒意包围,一度睁不开眼。那种刺目的白色,她并不陌生,从八岁得病到现在,不知经历过多少次与死神擦肩的瞬间,都咬牙挺了过来,她说自己是命大的人。

这次手术筹备半年之久,从四处筹款到心理准备,她设想过无数种可能,但手术临近,依然紧张得手心里攥出汗来。大清早踩准时间,眼疾手快,网上预约挂号;然后,订车票,找旅馆,看乘车路线。那天早上天不亮,她和母亲就动身坐高铁去北京,却因事滞留在旅馆里,错过了医生坐诊时间。她满脸沮丧,就像还没上战场就败下阵来的士兵。一切都慢下来,能听到时间滴答的声音,房间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,呛得嗓子眼直发痒。出门在外,吃的、喝的、住的都贵得离谱,她掰着手指头盘算这几天的花费,肠胃不由得想家了,想母亲做的粗茶淡饭,还有山上的果蔬鸟鸣,担心那只拖着一条残腿的笨狗会跑丢。

终于住进了病房。经过一系列评估和检查,医生告诉她,身体符合人工关节置换手术的要求。她过五关斩六将,一步步走到了梦想的关隘,兴奋满溢。手术前的那个晚上,母亲从医院食堂打来她爱吃的番茄炒蛋和米饭,她吃得很开心。想起患病三十年来饱尝的血泪之痛,泪水流了出来,在脸上乱爬一气。

手术是分期进行的,第一次先做左髋置换。手术室好比命运的分割线,母亲在外头,她在里头。无影灯下,麻醉剂很快在体内攻城拔寨,她丧失任何反击的能力,臣服、接受,不知不觉入了梦境。每一条肌肉、每一块骨骼,也都是有记忆筋肉的,它们被重新组合,与新的关节结成一家,连同那些长了包浆的往事也重新排序。关节置换,改变一个人的命运,亦能改变一个人的心灵。梦醒时分,她先是感觉到刀口处的疼,转而陷入巨大的空虚中。一阵车轮滚动的声音,她被推回了病房。除了监护仪、氧气管、止疼泵、输液器等,她瞥见母亲那双红肿的眼睛,心里摹的一阵痉挛。事后,她说,手术过程中其实自己一直是清醒的,无影灯下制造的各种响动包括医生低声说话,都流入了她的耳朵里,只是自己没有力气去记录,仿佛被时间之绳拖拽着前行,所有的不堪与脆弱暴露无遗,肢体末端蜷缩成一团柔软。

术后第二天,待麻药退去,钝痛袭来,她一次次求助母亲。时间被无限拉长,白天黑夜没了界限。母亲熬不住了,连续几天打地铺,身子骨像散了架一样,无奈租了一张陪护床,每天15块钱换来短暂的睡眠,母亲觉得这是最不划算又最不讲理的交易。术后她出现肠梗阻,肚子胀气吃不下,胃里翻江倒海,各种药物轮番上阵,只为了身体保持通畅。她第一次发现,能够自由呼吸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。

与第一次手术相比,她的

第二次手术——右髋置换简直是一场炼狱。一个星期后,她再次被推进手术室,多了几分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已逝作家史铁生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写道:“他人在我之中,我是诸多关系的一个交叉点,命运之网的一个结。”无影灯下,身体被光覆盖,思想轻盈如许,恍若回到童年时的无拘无束。此刻,白光将一切欲望、虚荣、功利、骄傲等被遮蔽的人性打回原形,露出皮囊的本真面目,布满生存的苟延残喘和伤痕累累。此刻,心里也亮了起来,一闪一闪的,如命运的暗喻,又像是上天在暗地里的庇护。然而,她突然发现什么异常,不知哪个部位“咔嚓”一声,如冰面断裂,医生忙个不停。白色的光穿过身体,她的大脑一片空白,置换的关节里被灌注些许叹息与沉重,是那种向下坠落的金属般的沉重、冰凉,一丝不适滑过尾骨,像是异族的冒犯者,感觉骨缝罅隙里射出一支支冷箭,很快,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时间变成了望不到头的隧道,她怎么也走不出来,好像跋山涉水走了很远的路,累得昏睡过去。醒来的时候,无影灯的光晕打在白色的墙上,打在母亲的脸上,光影与身影错综交织,凝结成一句句叮咛:孩子,坚持,挺住!当明晃晃的白光散去,她觉得自己的命运被另起一行,重新排序。

七个半小时的手术,比原定时间超了三倍多。直到第二天中午,她才睡醒。每当疼痛袭来,她都好好掂量下分量,却很快被战栗裹紧,没给她留下思考的余地。或许是麻药的副作用,她吃什么吐什么,连同那些碎片的记忆也都跟着颠簸和倾倒出来。整整一夜,呼吸机、吸氧机、监护仪等机器响个不停,母亲守在病床前,脸色变得与床单一样白。医生会诊,才知道是胃肠道功能紊乱。伴随点滴在血管里渗透,慢慢地,她迎来好转,渐生饿意,想吃东西,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爬上母亲的脸颊,她不禁喜极而泣。

两次置换手术,只完成一半,半年后需再去医院置换双膝。出院回到家后,她才回想起第二次手术期间发生了什么,大腿处意外骨折,而且是两次,缝了四十九针,医生不得不用钢板给固定住。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,却始终记得无影灯下一道道利刃般的白光,给了她些许希望。因为,光的背后站着年过七旬的母亲,摇晃着满头银发,踮起脚尖不时透过窗户向手术室里张望,两颗灵魂彼此鼓励、彼此守护,隔着生与死的栅栏,隔着无影灯的冷漠,把心头的牵挂一点一点捻成火的芯子,轻轻触碰,就会无尽地燃烧。

女诗人何向阳病后重生,曾写道:“嗯,这一切安详宁馨/带皮的土豆/紫色的洋葱/西红柿和牛尾在炉上沸腾/昨夜的诗稿散落于/乡间庭院里的/长凳。”她们回到家里,山上风大,吹得玻璃“咣咣”作响,母亲把土炕烧得热热的,一室温暖。只是那条拖着残躯的笨狗不见了踪影,也许是外出找食,也许永不相见。

【浮生】

阳台上的故乡

□李晓

诞生我们的生命之地,那就是故乡。故乡也如植物一般,身体里长满了繁茂的根须。

我爸我妈喜欢在城里的阳台上栽植各种植物,每当望一望阳台上的盆景,他们的眼光里满是生机。邻居们也常来看看这些花草,让我爸我妈心里很是自豪。

“老头子,过来,快过来!”这是我妈唤我爸去阳台看她种的那些绿植。阳台上的花盆里,我妈种了吊兰、杜鹃、绿萝、月季、仙人掌……

有一年,我爸患了一场大病,一直断断续续在医院住院。因受尽疾病折磨,我爸对生活有了一些颓废的感觉。我妈大声对他说:“老头子,等你病好了,我们就回家,去看看马耳坡!”马耳坡是我老家的一座山梁。听我妈这么一说,我爸的精神重新振奋起来,他仰起头说:“我要喝口汤。”

我爸的病情稳定后,从医院回了家。我妈忙碌着侍弄阳台上那些显得有些恹恹的花草,因为她长期在医院陪护我爸,阳台上的花草都蒙上了厚厚的浮尘。

阳台上的花草,再次显得郁郁葱葱。我妈说,这都是老家的土养着的,咋会枯萎呢?她扶着我爸缓缓来到阳台,说:“老头子,你去闻一

闻,看还闻得出老家泥巴的味道吗?”我爸抽了抽鼻子,说:“对,就是这个味儿。”

想起那年春天,一条大黄狗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上跌跌撞撞追赶着一辆小货车。小货车上,是我那已有了白发的妈。在我爸多次做工作后,我妈终于同意跟他来城里居住。小货车快冲出乡间土路时,我妈突然喊:“停车,停车!”她从小货车上跳下来,唤住大黄狗:“花花,跟我走!”我妈转身回到山梁下的老屋前,用锄头挖了一些土,然后把装满土的钵子带到了城里。我妈就用这老家的土,在城里的阳台上养起了花草。

进城以后,有好多次回老家,我妈总要把新鲜的泥土带回来,或在电话里嘱托乡人带一些泥巴进城来。一旦乡人带了泥巴来,我妈就欢喜不已,留乡人在家吃饭,热情招待一番,还要一五一十问起乡里人那些家长里短的事。

有老家的土润泽,阳台上的花草吐露芬芳,我妈常常伏身在阳台前,跟那些花草说话。我爸说:“你妈这个人啊,一看到老家有人送土来,简直比送金砖来还要高兴。”

有一天回家,妈拉着我的手来到阳台,她指着阳台上的那些花盆说道:“你看,这是大丘、马耳坡、金龟包,

那是吊嘴、侯家湾、大路坝、九道拐……”我惊讶不已,从我妈嘴里一一叫出声的,都是老家村落附近的那些地名。

我妈说:“就是啊,我用老家的土在盆里养花草,把老家这些地方搬到阳台上,这样就可以天天带你爸看看老家的样子了。”

我把这些告诉爸,爸顿时怔住了,好半天,他才张开嘴喃喃着说:“难怪你妈在花盆里弄成各种形状,有时还站在那里自言自语。”

自那次以后,我爸跟妈的关系更亲密了,他有时还争着去给绿植浇水修枝,给我妈帮忙。有次回家,看见他们老两口依偎在阳台上,我爸说:“马耳坡的花开了。”

老家一些乡人的命,一辈子就是在土里翻滚,一直到生命落幕,又被土掩埋。我妈大半辈子在故乡泥土里扎根,来城里后,她通过老家的土,把故乡村落的山水默默移植到了城里的阳台上。

去年秋天,爸爸驾鹤去了白云深处,留下妈妈一个人,守候在城里的老房子里,她仍旧坚持着在阳台上侍弄花草,嘴里时而念念有词。

这城里的小阳台上,有我妈对故土山水的深情凝望。那微缩的老家山水,慰藉着她羸弱而饱满的心房。

【真情】

爱,并不遥远

□初晨宇

“爸爸,你什么时候回来啊?我想让你带我去看大飞机。”2022年9月9日,刚刚抵达中国驻马里维和部队的营地,一打开手机,我就收到了女儿发来的语音。

我能猜到,她所指的“大飞机”就是运-20,代号“鲲鹏”,昵称“胖妞”,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战略运输机。而我们中国第十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,就是在“胖妞”的鼎力帮助下,跨越三万里远赴西非,接替那里的战友们,继续履行神圣的维和使命。

临行时,我微笑着向家人们挥手道别,这一幕似曾相识。三十多年前,父亲就是站在闷罐车厢的门缝间,微笑着挥手与我和母亲道别,奔赴前线参战。

彼时与此时,突然在眼前的情境中有了交集。我也切身感受

到了父亲曾经的心境——相隔三十多年,我们同样面临着抉择与割舍,同样要强忍着泪水,把临别的微笑留给家人。

我和父亲一样,也是一名军人。我小的时候,并不常见到父亲,正如如今女儿不会常见到我一样。

去年,正在执行任务的我突然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:“女儿刚从上下床的顶层摔了下来,脸磕破了,血怎么也止不住,这可怎么办啊?”“快去急诊科!”我匆匆答道。作为外科医生,我已记不清治愈了多少患者。受伤的女儿此时正需要我,但任务在身,怎么可能回得去呢?那天晚上,躺在床上,我辗转反侧:女儿的伤口有多深?污染严重吗?有没有异物存留?需要缝合吗?要打破伤风针吗……

完成任务后,妻子给我看了段视频,视频中的女儿梳着两个

精致的小辫子,抬头仰望着蓝天,双手捧在嘴边,向我乘坐的直升机离开的方向大声呐喊:“爸爸!我想你!”

她那清澈的童声穿透了直升机巨大的轰鸣,久久回荡在我心里。

飞抵马里的9月9日,恰恰也是我的生日。在漫长航程中又长了一岁,这也成为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。为期一年的国际维和使命还要经历很长时间,但我总能感受到父亲、女儿和家人们给予我的力量。尽管我们之间山海遥遥,但一份沉甸甸的理解和牵挂,让我深深感到:爱,并不遥远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颜莉

